

《甘孜州文史》第25辑

知青记忆

——甘孜州知青回忆录

ZHI QING JI Y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甘孜州文史》第25辑

知青记忆

——甘孜州知青回忆录

ZHI QING JI Y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序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热潮在中国大江南北掀起，成为这一时期千家万户关注的焦点。今天，重新回顾并聆听昔日“知识青年”讲述他们那段经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判断那段历史，总结并汲取其中富有意义的营养内涵，无疑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些昔日天真无邪的知识青年，而今已都年过半百，他（她）们有的至今依然工作、生活在州内，继续在为甘孜州的建设贡献力量；有的工作、生活在州外不同的地区，但仍然关心、关注着他们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甘孜州。甘孜州是值得他们永远惦记和牵挂的故乡，甘孜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和所作的贡献……

早在1955年，毛泽东主席就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五十年代就有许多城市知识青年怀着对党与毛主席的信赖之情，满怀革命豪情，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主动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968年，正值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又再一次作出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热潮。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 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1973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进程。1968年至1978年10年间，全国有1750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约占当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那时在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它不仅缓解了城镇知识青年就业压力，而且进一步沟通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在这条道路上，有美好青春的荒废和理想的破灭，也有对生活信心的不足和信念的动摇，但更有一代知青的拼搏、奋斗和茁壮成长。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同劳动人民一道，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则更多一些对农村、农民的了解和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知青”二字不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特殊的“资格”。那时候，近千万知识青年活跃在农村这一广阔的天地，成为一支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不可缺少的生气勃勃的巨大力量。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同贫下中农一道，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用自己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聪明才智，为农村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今已经成为历史，成为过去。但是，在

这一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和感人场景，使人难以忘怀。许多知青今天依然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或周围，他（她）们的那段特殊经历，无疑会成为这些知识青年将永远铭记的一段青春岁月。

今天我们无论用怎样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对于经历了那一段历史的人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经历了，感受了。他（她）们在国家最艰难的特殊岁月，毅然响应号召，奔赴广大的农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建设祖国献出了赤胆忠心。尽管他们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但用自己的牺牲精神，书写了一段令世人难以忘怀的辉煌历史。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经过再教育和劳动锻炼，他（她）们既磨炼了意志，又充实和丰富了头脑，为后来的成长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甘孜州政协文史委组织省州作家和相关人员，对甘孜州内上山下乡这一经历中的人和事进行了普查和跟踪，分别进行了走访、采访。尔后又成都、巴塘等地召开昔日下乡知青回忆座谈会，广泛征集稿件和图片。现根据两年多走访、采访和收集到的稿件和图片加以整理并编辑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编 者

2011年10月

序

3

CONTENTS

目录



1/成渝知青畅谈在甘孜上山下乡的经历

政协甘孜州委员会文史办 桑吉巴姆

第一篇 下乡州内知青记忆

5/我的知青生活·郭昌平

31/尘封的轨迹·王巍

42/我想忘记的过去·陈天宁

46/年轮的记忆·吴育生

52/青春年华

——记我的知青岁月·潘兴惠口述 武天和整理

59/难忘的知青生活·徐元惠

63/难忘巴塘那个园艺场·平措口述 周渝霞整理

74/回望岁月

——一个巴塘知青的口述·温伯义

81/改变我人生命运的准考证·陈天宁

85/当知青的故事·蹇仲康

91/雪域知青·张光治

154/我的知青生活一 二 三·洛绒当却

157/我的知青生活·陈志康

162/那年我十八岁·谢艳华

167/我的知青生活·萨卡尔

170/我们是最后的知青·谢红英

176/情醉山樱桃

——知青生活记忆·山 谷

181/蹉跎岁月——难忘的记忆·吴建华

189/一段青春的记忆·常晓兰

194/我的知青生涯

——记知青生活二三事·唐康良

202/我的知青生活·马小玲

216/修大堰·郑代明

219/我的花季在绒坝岔·廖 敏

226/最后一批“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邓正中

232/燃情岁月（两题）·紫 夫

236/我的回乡知青经历·邱学山

239/15岁的知青生活·央金拉姆口述 周渝霞整理

246/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当村官·杨 宪 宋亚军

田景照

第二篇 下乡州外知青记忆

255/我是甘孜州籍的北京知青·扎西格乃

264/我的北大荒知青生涯·韩晓红

288/当回乡知青的日子·胡庆和

第三篇 其他

- 331/甘孜州知青办公室的成立和撤并·巴姆整理
- 334/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能做好知青工作
——两年负责知青工作的一点体会·赵金龙
- 345/新龙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概况·呷 拥
- 352/九龙县知青下乡概况·九龙县政协文史委
附知青之歌（两首）和几篇当时的文章
- 355/跌倒之歌·张 雯
- 361/巴塘知青恋歌·东子收集 周渝霞整理
- 363/当年的图文·龚伯勋提供
- 372/编后记·桑吉巴姆

成渝知青畅谈在甘孜上山下乡的经历

政协甘孜州委员会文史办·桑吉巴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特定的历史年代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它既记录了一代青年的酸甜苦辣，又反映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更凝结着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在同当地人民一起劳动和生活中铸就了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有力地支援了甘孜藏区的建设，推动和促进了农村和边疆的发展。

岁月有痕，情义无限。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来自成渝等地的知识青年怀着远大理想，先后来到甘孜藏区。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小伙和美丽可爱的姑娘，现如今已是年过半百，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而今，令他们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甘孜藏区，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为了回顾和追记成渝两地知青在甘孜藏区上山下乡的经历，2009年6月2日至5日，州政协副主席蒋秀英带领州政协文史委员会的有关同志专程前往成都，召集部分当年在甘孜藏区下乡插队的成渝两地知青，就编辑《知青记忆》专辑作了说明，对征稿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她在座谈会上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



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有着特殊的史料价值。收集、整理甘孜州知青上山下乡的文史素材，对于全面反映知青生活，真实记录历史，丰富新世纪新阶段的开拓创新精神，激发青年一代继承和发扬老知青热爱甘孜、建设甘孜的奉献精神，促进全州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州政协文史委员会拟广泛征集甘孜知青上山下乡的文史资料，即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和组织情况，甘孜州接收“知青”的情况及安排到生产队后的学习、劳动、生活情况及轶闻趣事；知青回城、创业、奋斗历程以及留居农村知青的相关情况等。在编辑这本书时，要求作者亲历、亲见、亲闻，悉心收集相关资料、图片。她还要求，稿件尽量是回忆性文章，叙事记人不仅注重准确、完整，而且讲求史料真实，突出文史资料的“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特色。每一位亲历者撰写稿子时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公正、客观地反映40年前的时代背景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甘孜藏区的重要生活、工作经历及相关历史资料。

座谈会上，每一位亲历者畅所欲言，争相回忆畅谈40多年前的蹉跎岁月。他们深情地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在共和国的建设长河中，我们是一滴水。而今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发扬一滴水、一粒沙的精神，为第二故乡的繁荣和稳定作出应有的新贡献。”“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永远年轻，永远无悔的名字，知青！”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回忆和收集资料，把那段难忘岁月清楚地记录下来。同时，为《专辑》的征编出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难忘的岁月定格永恒的记忆。知青代表们与他们当年插队时的老同事、老领导们欢聚一堂，一起回顾青春时代难忘的往事，畅叙当年的友情，大家仿佛又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令人感慨万千……

第 一 篇

下乡州内知青记忆





1970年摄于泸定县得妥公社南头一队

我的知青生活

■郭昌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我国始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从1955年开始到1968年每年都有一些城镇学生和居民到农村务农，甘孜州也不例外，六十年代初，康定就有一些学生到姑咱插队。但这毕竟是少数，真正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中学生几乎全部安排到农村去，当是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以后。从这一天开始到七十年代末，整整十年时间，成为了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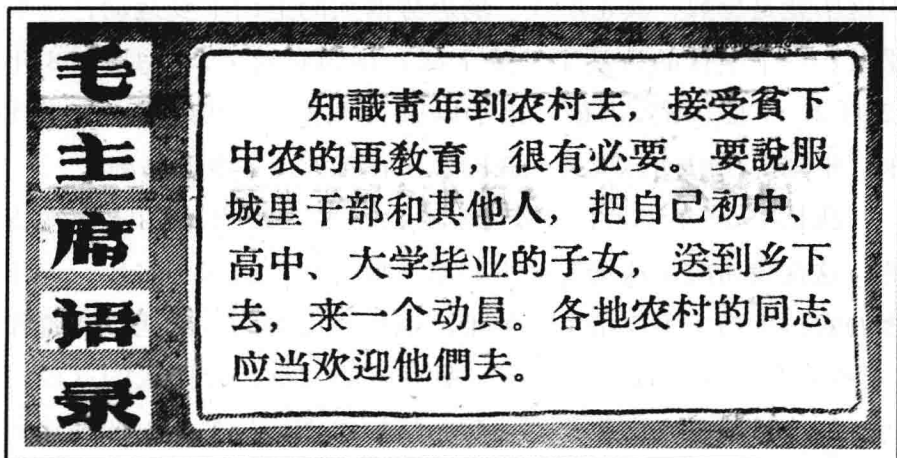
我是1969年11月中旬到泸定县得妥公社南头一队当知青的，这在我州应是这场运动中的第一批，至今已四十多年。三年多的农村生活，不仅给了我苦难，也给我以磨砺。前些年我曾在《甘孜报》（月末版）上写了一些豆腐块文章，回忆我的这段经历。如今重新将它们收集到一起，略加整理，算是我对四十年前下乡的一个纪念。

兴高采烈下农村

1968年的冬天同往年一样的寒冷，康定的街头早早地就已经铺上了一层白雪。我们这群在社会上闹了两年“革命”的中学生被进驻学校的军代表招呼回学校“复课闹革命”，这段时间正被一条不知来源的消息激动着，说是上级正在研究我们分配工作的事情，很快大家就可以拿工资了。事情被说得活灵活现，没人不相信，连晚上做梦都是领钱的事。

还沉浸在这种持续的高兴之中，有一天晚上正准备睡觉，突然被一阵响亮的锣鼓声震动，冷清的康定城顿时陷入了一种狂热状态，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天正是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是头一天说的这话。

我不知道我们这批初中生是不是知识青年，我想这一定是指的大学生，至少也应是高中生吧，于是还继续着我参加工作的梦。直到第二年夏天，军代表找到我们，要我们报名上山下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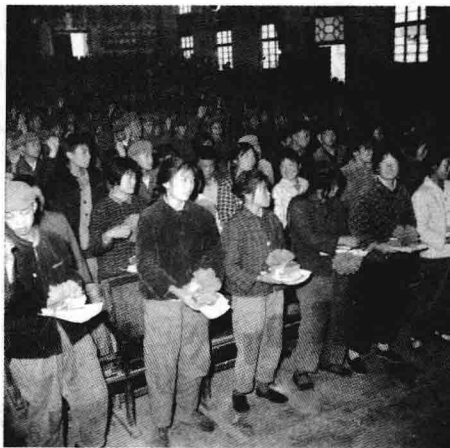


(龚伯勋提供)

时，我才如梦方醒。插队下乡当农民，对于我们才16岁的娃娃些来说，确实有点突然，但我们却一点也不沮丧，甚至还有一点兴奋，因为国家都认为我们长大成人，可以当领导阶级了，其实更让我们高兴的是，从此我们可以远离家庭，父母再也管不了我们了。于是我们几个朋友当机立断，没有同任何一个人商量，就第一批报了名。

1969年11月17日，对于康定中学的“老三届”学生，可能是最不易忘却的一个日子，从这一天起，他们作为我州首批知识青年，正式跨入了农民的行列。

欢送会是在康定大礼堂广场举行的，场面异常热闹，10多辆大客车摆在那里，上面贴满了标语，扎满了红花，高音喇叭里，语录歌震耳欲聋，一个个胸别红花的知识青年有朝车上装行李的，有同亲人朋友话别的，既有激动，又有留恋，有些女同学控制不住感情，早已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了，惹得送行的老母亲和亲朋好友陪着落泪。我没有哭，我的朋友们都没有哭，望着那些泪人儿，甚至有点奇怪她们为什么哭。不就是离开家，自个儿到乡下去生活嘛，有啥子稀奇。老实说，早就盼着这么无拘无束，自我作主的一天了，省得在家天天被大人骂、有时甚至还要挨打。所以早上临行前就坚决拒绝了母亲送行的要求，怕她哭，她哭我心里不舒服。但父亲送行是不敢推辞



参加州级机关上山下乡欢送会的知青们。



康定倾城送知青。

(龚伯勋提供)

的，只能私下埋怨：送就送嘛，何必送那么远，非要同车送到目的地呢。于是在车上也不愿同父亲坐在一起，感到他今天特别严肃，不多说一句话，默默地坐在那里，不断地抽着香烟。而我却同朋友们坐在车尾，兴奋极了，畅想着父母不在身边，不再挨打挨骂的日子，那该是多么自由自在啊。

父亲将我送到公社后又随来接我们的贫下中农一起到了我们所在的南头一队。在我们的安置房中为我亲手铺好了床，收拾好了一切，做这些的时候，父亲没有说一句话，我当时还十分的纳闷，在家中几乎很少做事的父亲，今天怎么勤快起来了。送我们下来的客车就要返程了，父亲必须随车回去，不然就很难再找到回去的车。临行时，父亲从包中掏出一条香烟给我，他说：现在你就要自食其力了，劳动是很累的，过去我不允许你抽烟，今后累了就抽一支吧。这是父亲送我下来说的少数几句话中的一句，说完他就上了客车。当时父亲的心情我很难理解，心还沉浸在对今后日子的憧憬中，望着远去的客车，我们几个娃娃顿时坐在路边的田坎上迫不及待地打开香烟抽了起来，那高兴劲就甭提了，因为从今天起我可以名正言顺的抽烟了。

邻居乔阿伯一家

我们下到泸定县得妥公社南头一队的6名知青，如果说在农村中印象最深的人，自然就是“乔阿伯”了。

“乔阿伯”大名乔银贵，家有老母、贤妻、娇女，一家三代四口，日子过得并不富裕，这也难怪，那年头是要打倒富裕户的，穷在一块儿才革命，但却和睦愉快。我们是邻居，同在一个大院里。那曾经是一户地主家的大院，土改后，地主家搬走了，生产队在院子里修了蚕房。乔阿伯是贫农，所以同意他家在院子

里盖了五柱三的大瓦房。知青未去时，就他一家住在院子里，他妻子是养蚕好手，姑娘时就出了名，50年代还到县城捧回过县长亲自颁发的奖状，所以他家同蚕房修在一个院子里，大约是生产队领导的战略意图吧。院子里还有一小间石墙瓦房，不知过去是做什么用的，听说曾经吊死过人，以后就再也没人住了。通知说要来知青，生产队找不到房子安排，便决定把此房收拾出来暂时安顿知青，生产队有领导说：“知识青年火头高，不怕鬼。”所幸我们4个知青都是男娃娃，挤在一间屋里也好耍，于是我们就正式成为了乔阿伯的邻居。

第一眼见到乔阿伯，我就感到此人有点与众不同，言谈举止像个干部。后来在不断的接触中才知道乔阿伯果真在生产队当过干部，读过书，识不少字，还是队里的插秧手，不大不小是个能人，“四清”运动不知哪里没有脱倒手，被罢了官，于是将精力放在家中，把个小家理得红红火火，月月都要干一顿腊肉，着实令人眼馋。

刚下农村，谁也没想到有出来的一天，都认为是扎根一辈子了。乔阿伯不然，总是说我们是住不长的，对我们6个知青关怀备至，发现我们缺什么就送什么来，有几次我们断粮了，就请我们到他家中去吃。乔阿伯的母亲，我们喊乔阿婆，60多岁的老人，精干得很，全家人的伙食都靠她做，还要喂两头猪。她待我们如亲生，要出工了，悄悄给我们烤两根红苕揣在怀里。收工回来，吃过晚饭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刻，有拉二胡的，有吹笛子的，有唱歌的。每每这个时候，乔阿伯一家老小就准时来到我们的小屋，充当忠实的观众。我们高兴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也跟着高兴，我们不愉快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就同我们一块儿闷坐。有一次一位知青来我们队上耍，他会拉一手好二胡，那晚他很认真地